

中山医学院

新医班讲义

上册

(内部试用)

中山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中山医学院
新医班讲义

上册

(内部试用)

中山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五月

“新 医 班”

——記广州中山医学院工农学生试点班

在广东省惠阳专区罗浮山下，一支新型的医疗队伍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航道，面向农村，阔步前进。这就是中山医学院在农村办起的社会主义医科大学试点班——“新医班”。

这里，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转业军人，正在被培育成扎根农村和厂矿的新型医生。他们卷起裤腿能劳动，背上药箱能治病，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握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

这里，一批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教员，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他们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一面医疗，一面教学；既当学生，又当先生，在斗、批、改的滚滚洪流中，日益焕发出蓬勃的革命朝气。

是学生又是工人农民

“新医班”设在博罗县的石埗村。在一间间朴素整洁的平房里，有课堂、宿舍，有土药厂、土医院；在一大片绿油油的校园里，有药圃、菜地、番薯地。

半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只有几间养牛、养鹅的破平房。今年四月下旬，学员从四面八方，怀揣

红宝书，背着背包，扛着锄头前来报到。他们放下行李，便和教师们一道投入紧张的建校劳动。大家挑沙，抬石，钉门窗，除杂草。“新医班”的学员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就展现出崭新的面貌。

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开学不久，有的学员对这里的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一面搞革命大批判的战斗生活，产生怀疑：照这样下去，能够学到本领为贫下中农掌好医疗卫生大权吗？还有的说：我脚上的泥巴还没洗掉，手上还有厚茧，要参加劳动，何必来“新医班”呢？针对这个问题，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着他们到附近的龙华大队办学习班。许多贫下中农听说他们是来自“新医班”，都热情地跑来探望他们，对他们说：“医科大学向我们贫下中农开门，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关怀。你们可不能进了学校，丢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啊！”老贫农和他们一道忆苦思甜。通过学习，学员们深刻认识到，坚持参加劳动，这是“新医班”不同于旧医科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也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

一次，“新医班”部分师生到一个大队巡回医疗。饭后大家就在车站食堂服务，收洗碗筷，打扫卫生。一位旅客对学员郑紫霞说：“同志，请给算算账！”原来，这位旅客看到郑紫霞那黝黑的皮肤，纯朴的脸庞，熟练的动作，就把她当作车站食堂的服务员了。当他知道郑紫霞不是服务员，而是中山医学院的学生时，高兴得连连称赞。

当学生又当老师

毛主席教导我们：“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

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新医班”的学员来自工人农民，有着较高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他们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而学，为革命而学，有力地促进了教师的思想革命化。教师陈华燮在一次讲授新针疗法时，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学员张天喜，要求在他身上示教。接着，其他学员也纷纷要求在他们身上做试验。教师陈华燮在张天喜身上做了试验以后，就想：在这些新型的学生面前，难道教师的思想不应当是“新型”的么？于是在讲完埋线疗法，需要在腹部做穴位结扎示范时，他果断地安排学员张天喜在自己的身上做结扎实习。尽管由于张天喜手术不熟练，陈华燮的肉体受了一些痛苦，但是精神却很愉快。他说：“我过去进行手术操作，第一刀总是割在病人身上，第一针也是扎在病人身上。现在，我能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这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结果，是向学生学习的结果。”

“新医班”的教师还发现，不但在政治思想上应该向学生学习，而且在一些业务技术上也应该向学生学习。“新医班”的不少学员在中医和草药的识别和运用方面，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有位病人患顽固性呃逆，教员只懂得用西药治疗，但又控制不了，学员建议采用中草药配合治疗，结果一服药就好了。有一位副教授是教西医理论基础的，但对中草药却懂得很少，当过“赤脚医生”的十八岁学员朱俊卿便热情地帮助她学习，还特地上山找回几种容易混淆的草药标本，逐一帮她辨认。一位副教授原先不安心当教师，经过半年来“新医班”的战斗生活，使她和学员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她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边学、边教、边改造自

己，为培养无产阶级医疗卫生队伍贡献自己的力量。

理论与实践结合

“新医班”的学员，和劳动人民血肉相连，最懂得广大工农群众的疾苦，贫下中农需要什么，他们就要求学什么。

“新医班”的教员，经过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对旧中山医学院“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学进行了批判，积极按照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按照广大贫下中农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

搞农村卫生，这是落实毛主席“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却上不了资产阶级教授编写的卫生学教科书。他们把农村卫生象踢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卫生学把灭蚊子推给寄生虫学，把灭老鼠推给传染病学，把修建粪便无害化的厕所推给工学院。现在师生带着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无产阶级感情，边调查、边研究、边动手、边讲授，不但学会了依靠群众开展农村卫生工作的方法，而且也学会了农村卫生的基本知识。

“新医班”的师生根据毛主席“**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教导，反复进行医疗实践，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们学习针灸，首先在自己身上扎，为了掌握中草药的性能，首先亲口尝一尝。一次，“新医班”为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预防一种传染病。用西药防治，手头没有这么多西药，还会增加贫下中农的负担。经过调查，听说一种草药可以有效地防治。于是，大家就上山采集。有的群众说，这种草药有毒，不能服用。学员张丁来和教师罗贵华听到了，争

着把这种草药煎好自己先尝试。经过服用，证明没有毒，便在群众中推广。这样，全大队一千三百多人很快都服用了，收到了良好的预防效果。

毛主席教导说：“**一个正确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实践到認識，由認識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夠完成。**”“新医班”的教学，正是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正确处理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关系。在讲授基础理论之前，先让学员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下，参与一定的临床实践，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地讲授一些基础理论，一次，湖镇公社老贫农黄大娘患有肺炎合并中毒性休克，昏迷不醒。师生奋力抢救，几天几夜守候在病人身旁，密切注视病情的变化，细心护理病人，终于把病人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学员在抢救黄大娘的战斗中，懂得了什么是休克，什么是心力衰竭等许多临危病人的特征。教师再有的放矢地给他们讲授一些有关的基本理论。学员反映这样的教学，印象深刻，忘记不了。

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哺育下，这些来自工农的“新医班”学员，想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关心的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他们走到那里，就在那里治病、劳动、采药、制药，就在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医疗卫生的基本知识。贫下中农高兴地称赞他们：“真是毛主席给我们贫下中农培养出来的好医生！”

人民日报通訊員 人民日报記者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六日）

社会主义医科大学的雏型

——中山医学院“新医班”的调查报告

去年五月七日，中山医学院在博罗县石坳村办起了一个一年制的工农学生试点班——“新医班”。

“新医班”在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下，面向农村，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航道阔步前进。八个多月来，它的战斗实践，为建设社会主义医科大学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新 型 的 大 学 生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教导，“新医班”招收了六十五名工农学生，其中贫下中农五十人，工人十五人。这些学员大多数是农村的“赤脚医生”、工厂的卫生员和转业军人，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这些学员的政治条件都比较好，有十七名是共产党员，三十六名是共青团员，不少人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去年四月下旬，学员们怀揣红宝书，背着背包，扛着锄头，从四面八方前来报到。他们放下行李，就和教员们一道投入紧张的建校劳动。八个多月来，他们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一面宣传毛泽东思想，一面进行革命大批判，一面为贫下中农治病。他们为革命而学，在学习中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新医班”的工农学生和劳动人民血肉相连，深知广大工农群众的需要，痛恨大叛徒刘少奇和“**城市老爷卫生部**”那套修正主义黑货。他们把学习看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自己的阶级兄弟争气。因此，他们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工人学员李佩莹，过去没有医学基础，当学到人体解剖课的“肾脏”一节时，感到很吃力。但当她想起了工农群众对自己的期望，就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攻破了“肾脏”这一节课的难关。

第二，在救死扶伤的战斗中学。“新医班”的工农学生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伟大教导，坚持在干中学，边干边学。一次，老贫农黄大娘患有肺炎合并中毒性休克，昏迷不醒。“新医班”的师生奋力抢救，几天几夜守候在病人身旁，密切注视病情的变化，细心护理病人，终于把黄大娘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学员们在这场救死扶伤的战斗中，懂得了什么是休克，什么是心力衰竭等种种临危病人的特征，懂得了怎样抢救这种休克病人，更懂得了什么叫“救死扶伤”，怎样树立这种伟大的精神。

第三，带着实践中的问题学。“新医班”的工农学生大多数有一定的医疗工作实践经验，他们在上理论课时，注意联系过去接触到的病例来学，带着过去治病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来学，这样，体会深刻，收效较大。石坳糖厂卫生员钟东如一次碰到大队送来一个贫农产妇，产后胎盘滞留，引起大出血，病人休克，后经县医院派出医生才抢救过来。他到“新医班”后，恰好又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便学习县医院那个医生的经验，主动地协助教员，成功地将病人抢救过来。

第四，互教互学。在“新医班”的工农学生眼里，医学

技术不是私有财产，更不是追求名利的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为革命而学的共同目标下，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形成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战斗集体。尽管他们文化程度悬殊较大，但都能把别人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主动帮助别人，班内出现了许多“小先生”。通过互教互学，全班没有一个人掉队。贫下中农学员吴春菊，只念过五年小学，学习中碰到了困难，学员李玉梅，高中毕业后当过四年“赤脚医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实践经验，她便主动和吴春菊结成“一对红”。两人一道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道斗私批修，一道温习功课。现在，吴春菊已经赶上了全班的平均水平。

“新医班”的工农学生，经过八个多月的学习，无论在政治思想和业务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他们普遍学会了新医疗法（包括新针、水针、埋线、挑刺和穴位刺激、结扎等），能识别和应用一百多种中草药、几十种西药，诊治二十多种农村常见病、多发病，能做粉瘤、脂肪瘤切除，扩创，缝合、包皮切除等手术，部分学员还能在教员指导下，独立进行阑尾切除、疝修补手术。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新医班”学员学一点，用一点，急贫下中农所急，痛贫下中农所痛，处处体现了新型的工农大学生的好风尚。有一次，部分师生到龙华大队去替九位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贫下中农子女做了手术。第二天派出学员向瀚坤、莫洪英二人到病孩家里护理和观察。途中要渡过一条四十米宽的沙河。刚好那天刮台风，河水暴涨，大桥已被淹没。强行过桥就有被急流冲走的危险。前进还是后退？这时，他们想起了毛主席关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

泰山还重”的伟大教导，发出了“为阶级兄弟服务，就是死了也甘心情愿”的钢铁誓言，勇渡急流，及时赶到病孩家里进行护理。贫下中农称赞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给我们贫下中农培养出来的好医生！”

走《五·七指示》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新医班”的工农学生能够在政治上、业务上迅速成长，根本原因在于这个班的领导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坚定不移地走《五·七指示》的道路。

“新医班”是由驻中山医学院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直接领导的，惠阳专区革委会也派了专人参予领导，当地人民公社则派贫下中农代表共同管理学校。“新医班”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学工作，始终坚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新医班”的教学计划草案，是经过工农兵 的反复讨论、修改，才肯定下来的。

怎样才能使这些工农学生始终保持工农本色？这是在当前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向“新医班”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认识到：旧中山医学院的大权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贩卖的是一整套封、资、修的黑货，目的是为了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把他们引向“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修正主义歧途。现在“新医班”由工人阶级掌权，一定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把学员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开始，有的学员对“新医班”为什么办在农村不很理解，怕在这里学不到东西；对当时紧张的建校劳动也有怀疑，怕耽误了学习时间。有的说：“我脚上的泥巴还没有洗掉，手上还有厚茧，来‘新医班’主要是学业务的。”这就说明：对来自工农的学员，同样需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清“刘毒”，防腐蚀。

“新医班”遵照毛主席关于“**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的教导，把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在旧中山医学院贩卖的那套修正主义黑货作为反面教材，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并把革命大批判贯串到教学的各个环节，抓住要害经常批，反复批，大大地增强了师生反修防修的战斗力，有力地提高了师生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新医班”把大学解放军作为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重要途径，作为贯彻毛主席政治建军的伟大思想的具体行动。

通过毛主席著作天天学和斗私批修的讲用会，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师生们保持着蓬勃的革命朝气。军宣队员为了把解放军的好传统带给工农学生，处处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到事事以身作则，革命师生都说：“‘新医班’有工人阶级领导，有贫下中农参加管理，有解放军作榜样，我们就可以放开步子，沿着《五·七指示》的道路奋勇前进不转向了。”

“新医班”把劳动课列为正式课，保证学员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在农村固定教学基地学习时，每天安排一小时的经常性劳动（开荒种菜、种杂粮和经济作物、种药、制药

等)。巡回医教时，集中参加短期农忙劳动、上山采药和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在医院或卫生院实习时，学员们进行护理和清洁工作。

为了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新医班”的师生依靠自己的双手，正在把石坳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医疗、教学、科研四结合的基地。现在，那里不仅有课堂、宿舍，还有土医院（设有门诊和简易病房）、土药厂。他们还开垦了十来亩荒地，种菜、种药等，又开辟了猪舍。学员们在这块基地上，“**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把“新医班”搞得热气腾腾。

这种把《五·七指示》从体制上落实下来的“四结合”教学基地，初步显示了如下几点好处：

第一，立足于农村，有利于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便于为贫下中农防治疾病，便于学员学习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使教学内容密切结合农村实际，培养能够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医生。

第二，立足于战备，有利于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平时，它是一个教学、医疗单位；战时，它就是一个野战医院。

第三，全面发展，有利于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新医班”的学员上课时是学生，扛起锄头是农民，拿起听诊器是医生，到了药厂就是工人。这就使学生沿着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方向全面发展。

第四，扎根于群众，有利于促进师生的思想革命化。八个多月来，“新医班”的工农学员从当工人农民到当大学生，身份变了，但他们身上的劳动人民本色不变；从生产到学

习，任务变了，但参加体力劳动不变；从工厂农村到学校，环境变了，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变。他们继承了“抗大”的好传统。他们下乡，就象回家里一样；看病，对阶级兄弟就象自己亲人一样；干活，还是跟庄稼人一样。贫下中农很快就发现他们跟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一样，说：“要是大学生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教学制度的破旧立新

毛主席指出：“**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旧中山医学院六年制，共开设了三十六门课程，都是从外国抄袭过来的“大杂烩”，庞杂烦琐，贪大求全。资产阶级“权威”又利用自己的课程独霸“山头”，争时数，添内容，学生反映：“学一科，忘一科；学一年，忘一年。”“新医班”彻底打破了旧的课程体系，从培养面向农村、厂矿的医生出发，设置了毛泽东思想教育、劳动、军事和医学专业四部分课程。医学专业共设：正常人体学、病原病理学、药理学、中医基本理论、诊断学基础知识、内儿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等九门课程。基础课的内容主要是为临床课的需要服务；临床课的内容是讲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师生们反映：这样的课程，既突出了重点，又符合精简、实用、针对性强的要求。

在课程改革的基础上，“新医班”按照新课程的体系，编出了六种新教材。在编写时，他们打破了过去脱离实际、关在房子里照抄洋本本、用剪刀浆糊剪剪贴贴的办法，在医教实践中边干、边学、边编，把我国工农兵防治疾病的新成

就和师生在防治疾病中的新经验反映在新教材上，深受工农学生的欢迎。

遵照毛主席关于“**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的指示，“新医班”在教学上改变了旧中山医学院中西医分家，医疗和教学分离，基础课与临床脱节的现象，实行中西医结合，医教结合，基础课与临床课结合。

中西医结合：“新医班”遵照毛主席有关中西医结合的教导，通过狠批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的“洋奴哲学”，坚持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在实践中，他们抓住了西医学习中医这个关键，大大加快了中西医结合的步伐。现在，他们正在培养学员掌握防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西医两套本领，一个疾病一个疾病地过细地做“结合”工作。对于那些已能初步把中西医两套本领融会贯通成一套新医疗方法的，就按新医疗方法教学。如诊断学的教学把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的视、触、叩、听结合起来，变成“五诊”（即：问、望、触、叩、闻）。暂时不能结合的，便中西医并列，取长补短。在医疗教学实践中，培养学员在防治每个疾病时，都能在中（中药）、草（草药）、新（新医疗法）、针（针灸）、西（西药、手术）五项治疗手段中选用最有效的一项或两三项结合使用。经过八个多月的实践，初步摸索出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来。

医教结合：旧医学院严重的“三脱离”教学，形成了医教分家。学生头三年都是坐在课堂里空读理论，“学医三、四年，不见病人面”，培养的学生“理论一大套，看起病来汗直冒”。“新医班”实行医教结合，把教学活动放到防治疾病的现场进行，让学员在为贫下中农防治疾病的实践中，学

习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在巡回医教过程中，见什么，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学以致用，边学边用。这就克服了旧学校“有用的不学，无用的多学”，教学内容脱离农村实际的弊病。学员反映：这样才听得懂，摸得着，学得活，记得牢，用得上。比如过去学心音、肺罗音，教员讲了半天，学生摸不着头脑。现在从实践中学，两个月就能掌握诊断学的基本知识了。

基础课与临床课结合：旧中山医学院强调基础，忽视临床，六年制的课程，基础课占了三分之二，临床课只占三分之一。学生学六年，跟三年，才能独立处理常见病、多发病。“新医班”遵照毛主席关于“**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的教导，把基础课与临床课结合起来，使基础课为临床课服务。整个教学过程中以临床课为主，占三分之二以上。在教学安排上，按照“实践——认识——实践”的规律，采取临床——基础——临床，多次反复，由浅入深的教学法。学员入学时先学一些最基本的医学知识，接着下乡巡回医教，边干边教边学。两个月后，学员带着巡回医教中遇到的问题到第二阶段理论课中解决。这一阶段主要学习病原病理学、临床药理学、中医学基础理论等，然后再进行临床实践。如此反复几次，每次反复，学员都有所提高。

新型的 教学 队伍

毛主席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新医班”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一支由兼职教员、学员、专职教员三结合的教学力量。

兼职教员是“工农兵讲师团”，包括工人二人，贫下中农三人，解放军战士一人，担任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和部分专业课。他们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经验，讲课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联系实际，身教言教，给学员以深刻的教育。“工农兵讲师团”的工农教员给学员上忆苦思甜、忆苦思权的阶级教育课时，着重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自来红”、“技术第一”等错误思想和修正主义流毒，效果很好。“工农兵讲师团”的解放军教员讲草药课时，大讲对待中草药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狠批大叛徒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然后带领师生上山采药，通过边认、边采、边教、边学，不但使学员牢固地学到多种草药知识，而且在教学方法上也使专职教员深受启发。

“新医班”的学员大都有一定的医疗实践经验。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指示，实行官兵互教，能者为师，不但教员讲课，学员也登台讲课。工人学员阮少华过去学过中医，他就登台给师生讲课，效果很好。西医内科教员罗贵华与他合作探讨中西医结合的路子，有了新的体会。

专职教员队伍由学院原有教员十一人、惠阳专区派出教员三人组成。这些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教员，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专业知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对他们的教育，是建设一支新型的教学队伍的重要问题。这个教育，包括了既要抓紧在政治思想上的再教育，又要抓紧业务上的教育两个方面。具体做法是：

第一，在“新医班”开办以前，由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带领他们到农村去以普通社员的身份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